

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遭受槍擊之後，美國朝野都齊聲譴責這次暴力事件，宣稱暴力在美國政治中並無立足之地，而主流傳媒和社交媒體的評論和討論已經有如雪片紛飛。企圖暗殺事件只是剛剛發生，相關資訊仍然十分有限，例如警方還未清楚槍手的行兇動機，因此筆者不願意作出缺乏根據的猜測。不過，無可置疑，特朗普會得到更多同情分，再加上拜登頻頻發生口誤，特朗普將會在大選中勝出，幾乎是沒有懸念。這一次企圖暗殺事件可能成為美國歷史的轉捩點，到底特朗普、共和黨、美國人民會因應針對國內恐怖主義而推動國家團結，還是會利用受害者的形象而制造更多對立、分化呢？這是歷史對美國的考驗。

在上一次企圖暗殺總統的事件中，列根總統和美國朝野都成功地通過了考驗。1981年3月30日，列根總統正離開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酒店，小約翰·欣克利（John Hinckley, Jr.）向總統及其安保團隊開槍，擊中了列根的左腋下。然而，列根仍然能夠以冷靜和幽默的態度去面對暗殺事件和自己的傷勢，到達醫院後，他對醫生團隊打趣道：「我希望你們都是共和黨人。」當時主診醫生約瑟夫·佐丹奴（Joseph Giordano）回應道：「總統先生，今天我們都是共和黨人。」這顯示出在面對危難時，一些美國人能夠拋開政治立場，團結一致。

暗殺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月，列根向國會發表了電視演說，他在演講中感謝美國人民的支持和祈禱，並且強調全國需要團結合作，克服挑戰。民主、共和兩黨也通過這事件去處理一些社會問題，例如槍枝暴力和心理健康的法律問題。列根總統的新聞秘書詹姆斯·布雷迪（James Brady）也在槍擊事件中受傷，布雷迪頭部中彈，導致身體癱瘓。布雷迪和他的妻子莎拉發起了「布雷迪運動」，倡導槍支管制，並且在 1987 年成立了布雷迪預防槍枝暴力中心，列根全力支持這運動。踏入 1990 年代，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繼續支持打擊槍械暴力，1993 年克林頓簽署了《布雷迪手槍暴力預防法案》。雖然現在美國槍械暴力的問題仍然嚴峻，但至少當時美國為了嘗試解決問題而走出了一小步。

欣克利的行兇動機是他迷戀女演員朱迪·福斯特（Jodie Foster），他希望利用行刺總統而引起福斯特的注意。被捕之後，欣克利因為精神錯亂而被判無罪，他只是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。公眾對判決的強烈抗議，導致州立法機構和國會都考慮修訂法律，參議院和眾議院經過了兩年反覆而激烈的辯論，終於在 1984 年通過了《精神錯亂辯護改革法案》，這法案之目的是收緊利用精神病來作為抗辯理由的標準，令被告更難以精神錯亂為藉口而被判無罪，隨後的研究指出，這法律改革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。但無論如何，嘗試過而失敗，總勝過原地踏步。

此外，列根總統在這命懸一線的事件之後，亦深切反省自己的歷史使命，他不單止推動美國人的團結，亦在國際舞臺中求同存異，從而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。當列根仍在康復期間，他給蘇聯領導人布里涅列夫寫了一封信，在這封信中他寫道：「我認為，也許上帝把我留在世上是有原因的，那就是我有一個目的。也許你我的問題之間的共通點比我們的想像更加緊密。」在大選中列根能夠擊敗前任總統卡特，是因為他以硬朗的姿態，鼓吹重建美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，從而對付蘇聯的擴張。但似乎企圖暗殺事件令他重新檢討自己的立場，儘管當時冷戰局勢持續緊張，這封信反映了他嘗試通過外交途徑去改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。隨後，列根的國家安全顧問、情報分析師、政治盟友都不信任蘇聯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，認為裁減核武是不切實際的，他們堅信蘇聯帶來可怕的威脅，而且這種威脅會持續下去。然而，列根力排眾議，致力於跟蘇聯談判與簽訂《中程核武條約》，推動削減戰略性核子武器，並鞏固與蘇聯的合作關係。

哥倫比亞大學高級研究員提摩西·納夫塔利（Timothy Naftali）指出：特朗普得到一個「歷史性的機會」去改變美國的方向，他可以譴責政治暴力，強調大家都是美國人；但他也可以繼續攻擊政敵，繼續鼓吹正邪對立、敵我矛盾，他希望特朗普採取前者的態度。歐亞集團總裁伊恩·布雷默（Ian Bremmer）卻十分悲觀，他認為特朗普會利用這事件去踐踏對方，加深美國政治的兩極化。根據他的性格和其過去的言行，布雷默的悲觀預測是

有道理的，畢竟，特朗普並沒有列根的質素。然而，特朗普表示他已經修改了將會在共和黨大會發表的演講辭，聲稱會將重點由批評對手轉移到呼籲國民團結。

無論如何，民主黨和其他人仍然可以選擇怎樣去回應特朗普的回應。上面提過，1981年發生了企圖暗殺列根總統的事件之後，共和黨人布雷迪推動管制槍械，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則繼承這志願。這一次針對特朗普的槍擊案對美國是危機還是契機呢？特朗普當然是站在舉足輕重的位置，但我仍然相信民主社會的多元力量。

2024年7月15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